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王爾烈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_臣張楷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八

宋 釋贊寧 撰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

釋檀特師者一名慧豐不知何許人也身雖剃染率略無檢制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時字文仲和為刺史請之入州歷觀廡

庫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諭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聞之降書召之檀特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到龍門邪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侯景啟降尋復背叛歸梁皆可徵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

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戴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復戴問對同前尋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

釋河禿師者不詳何許人也魏孝昌中于晉陽市肆間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門形時人不測止呼為河禿師及齊神武誕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見家貧甚與

親戚言及家計正憂饑凍死耳洋方生數月尚未能言
欸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驚而不敢言謂為
妖怪時傳禿師神異射事多中巧誘而至太后意占其
兒子早言為怪乃徧見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祿位
歷問之至洋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若諸子皆
別無舉措矣後不測其終

陳新羅國玄光傳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頓厭俗塵決求名

師專修梵行迨夫成長願越滄溟求中土禪法于是觀
光陳國利往衡山見思大和尚開物成化神解相叅思
師察其所由密授法華安樂行門光利若神雖無堅不
犯新猶劫貝有染皆鮮稟而奉行動而罔忒俄證法華
三昧請求印可思為證之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
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螺贏
光禮而垂泣自爾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
則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

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
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叅雜
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
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
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
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同聲相
應得法者蟄戶爰開樂小迴心慕羶者螳連倏至其如
升堂受勦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

互得其二種法門從發者彰三昧名耳其諸門生譬如衆鳥附須彌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滅罔知攸往南嶽祖構影堂內圖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國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約佛滅後驗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則無逃隱矣去聖彌近者修行成果位證也去聖稍遙者學教易見理親也其更綿邈者學教不精見理非諦夫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斯頓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

施行曾未嘗述行佛具體而微東夏自六祖已來多談
禪理少談禪行焉非南能不說行且令見道如救頭然
之故南岳思師切在兼修乘戒俱急是以學者驗諸行
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處胎經中以禪定攝意入火界
三昧刹土洞然愚夫謂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見
謂為水投物于中菩薩心如虛空不覺觸燒者此非二
乘所能究盡也斯乃急于行果焉無令口說而身意不
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宮法喜傳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蜚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慧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然見人必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為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扶風名

族雄勇多武略不閑事體及臨州也每出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劔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邊徼其奢僭過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誣告謀反靜懼即遣妻子百餘人入朝示無圖變陳主猶惑遣臨汝侯觀其形勢曰必有反狀便可行戮實無逆謀直往代之臨汝利其財產至州不驗是非靜恃心無異束手詣臨汝便叱左右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效矣喜之先見皆同此類煬帝聞之追來揚州未久宮內樹一堂新成喜匆匆升

堂觀覽俄驚走下階唱言幾壓殺其日夜闌大雨堂崩斃者數人其後又于宮內環走言索羊頭帝聞惡之責以狂言勅鑠著一室數日三衛于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勅所司覆驗禁閉之處門鑠如故守當者云喜見在室內于是開戶見袈裟覆一聚白骨其鑠貫項骨不脫帝甚驚怪勅遣長史王恒疾往驗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鈎鑠相連鐵鑠糜其項骨帝聞愕然稱歎尤增信重勅令勿輕搖蕩曰聖者神變無方至暮喜還在室或言或

笑守門復奏帝令脫鎖縱其所適有于一日赴數家齋
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牀自撤
薦席櫬簣而歌寢令人于下鋪炭甚熾數日而終半身
焦爛葬于香山寺側後四年南海郡奏喜見還在郡勅
遣開棺空無所有矣

隋洺州欽師傳

釋欽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大業中至廣平形神乖謬造
次難知發語不常既往爰中見靈通寺樹輒浮圖五級

欲務高敞工作叢雜欽望而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為衆
曰功德佛事須用壯觀法師何斯怪問耶笑曰造烽火
樓也當時緇伍互相非之曰風狂輩言何可取至九年
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警嚴于浮圖上置候望烽火
方信欽言不妄矣在所者舊亦不知欽從何而來止宿
之處亦無蹤跡然則時時變身在豕彘之牢即隨狔獠
羣隊童子馬世達等數人覩欽始變之時乃停留伺察
意更觀其復人形也後果忽復形却于看人之後大叫

曰你輩欲何所觀耶羣人驚愕合掌拜之其變無常皆若此也及天下喪亂亦失欽聲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應現者何通曰菩薩作用隨類化身以神通以遊戲耳于遊戲而利益世主焉或曰魏齊陳隋與宣師耳目相接胡不入續傳耶通曰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亦猶大宋文軌既同土壘斯廣日有奇異良難徧知縱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編傳家無據故亦闕如弗及錄者留俟後賢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

木叉慧
儼慧岸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
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
梵音姓沙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
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為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
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于山陽龍興寺
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
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于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

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
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
慶中兩遭灾火因亡蹤矣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
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
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
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
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
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勅自內中往薦

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
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
帝慘悼黯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
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羣官祖送士庶填闔
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
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
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
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

其諸殺業陷墮于人宜疾別圖生計時有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閒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國祥寺荒廢乃留衣于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為檀那矣通天萬歲中于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

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于淮岸招呼一
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掠得耳盜依
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于揚子縣獄伽乘
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駙
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聲振天邑
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
擲水餅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却彼身灾則求
馬也警其風厄則索扇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

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
飛雨神變無方測非恒度中宗勅恩度弟子三人慧岸
慧儼木叉各賜衣盂令嗣香火洎乎已滅多歷年所嘗
現形往漢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覓買齋器
僧忽見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來求買矣遠
近嗟嘆又嘗于洪井化易材木結筏而至焉大厯中州
將勒寺知十驛俾出財供乘傳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
現形于內殿乞免郵亭之役代宗勅中官馬奉誠宣放

仍賞捨絹三百疋雜綵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襲令
寫貌入內供養又乾元中州牧李名有推步者云為土
宿加臨灾當惡弱伽忽現形撫李背曰吾來福至汗出
灾銷後無他咎嘗于燕師求羶罽稱是泗州寺僧燕使
賫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展轉
傳寫無不徧焉長慶元年夜半于州牧蘇公寢室前歌
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東自西無不熟矣其年獨臨
淮境內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遺形儼若無損咸

通中麗勛者本徐州戍卒擅離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圍逼其城伽于塔頂現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擊之驚竄而陷宿州以事奏聞仍賜號證聖大師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軼州將嬰城拒敵伽現形于城西北隅寇見知堅壘難下駭而宵遁大順中彭門帥時溥令張諫攻于北城除勦戮外有五百餘人拘鞠場中諫凭桮恍惚間見僧衣紫誨之曰此輩平人何可殺耶不如捨之言畢不見諫遂縱之而逸乾寧元年太守臺蒙夢伽云寒

東南少備蒙不喻旨以綿衾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
有兵士踰壘而入蒙初不知復夢一僧以錫杖置于心
上冷徹心骨驚起蒙令動鼓角賊驚奔獲首領姓韓至
是方曉矣由此多于塔頂現小僧狀傾州瞻望然有吉
凶表兆于時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今聞有躬禮者
往往有全不見伽形相者或見笑容者吉不然則凶其
不可爰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
上伽寄夢于州民言不宜輕敵如是達于州牧皆未之

信自爾家家夢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賴伽之庇矣
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
乞願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為碑頌德今上
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遊五臺山迴因見伽
于塔頂作嬰孩相遂登剎柱捨身命供養太平興國七
年勅高品白承審重蓋其塔務從高敞加其累層八年
遣使別送舍利寶貨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懷德預
構柴樓自持蠟炬焚身供養炎燎之中經聲不絕又將

欲建浮圖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橋且止收為塔心柱焉續勅殿頭高品李庭訓主之先是此寺因竊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為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勅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為名華言解脫也自幼從伽為剃髮弟子然則多顯靈異中和四年刺史劉讓厥父中丞忽夜夢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為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墓所初夢都不介

意再夢如初中丞得夢中所示之處欲施劬之見有二
姓占居于此饒錢市焉開穴可三尺許乃獲坐函遂啓
之于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餘顆表進
上僖宗皇帝勅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賜謚曰真相大師
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饗焉弟子慧儼未詳氏姓生所恒
隨師僧伽執侍餅錫從楚州發至淮陰同勸東海裴司
馬妻恪白金沙羅而墮水抵盱眙開羅漢井宿賀跋玄
濟家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旁自爾詔僧伽上京師中

宗別勅度儼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別賜衣鉢焉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降神乃隋開皇初年也安受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門無不該貫文帝十七年勅條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無名姓亡入山谷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聞之詔安遂潛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

嶽寺行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麟德元年遊
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
處獨無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災矣天皇大帝聞而召
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牀四
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招提是也如是却還家鄉玉
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
歷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
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

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
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
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為而
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
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馬聞
安闕并勅為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
見蝦蟆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迨
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度弟子

二七人復詔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許歲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故也火焚屍畢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先天元年門人建浮圖焉

唐號州閩鄉萬迴傳

釋萬迴俗姓張氏號州閩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
父母哀其濁氣為隣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然口
自呼萬迴因爾字焉且不言寒暑見貧賤不加其慢富
貴不足其恭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
口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必識
記事過乃知年始十歲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
母憂之甚乃為設齋祈福迴倏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

奚用憂為因裏齋餘出門徑去際晚而歸執其兄書云
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
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啗而返舉家驚喜自爾
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孝和皇帝詔見崇重神龍二
年勅別度迴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時常詔入內道
場賜錦繡衣裳宮人供事先為兒時于闐鄉興國寺累
瓦石為佛塔入內之後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閣而覆
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輒量出言則必有其故勅賜號為

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
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博陵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盧
氏賢而憂之曰汝可一日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
觀其舉止知其禍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禮兼施中
金已筋一雙迴忽下堦擲其已筋向堂屋上掉臂而去
一家謂為不祥經數日令升屋取之已筋下得書一卷
觀之乃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來其家大索
圖識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投蠱道物及偽造秘識

用以誣人還令誣告得實屠戮籍沒其家者多崔氏非
聖人擲匕筯何由知其偽圖讖也中宗末嘗罵韋后為
反悖逆斫爾頭去尋而誅死太平公主為造宅于懷遠
坊中與主宅前後爾又孝和親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
幸始平迴出迎駕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間沈佺期岑
羲薛稷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求聖人一言以
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
受記諸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

也目義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
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義稷之誅人益
貴重同時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問迴曰此何人也迴
曰觀音之化身也貞觀中三藏奘師西歸云天竺有石
藏寺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床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
德咸曰此僧緣闕法事罰在東方國名震旦地號闕鄉
于茲萬迴矣奘歸求見迴便設禮問西域宛如目矚奘
將訪其家迴謂母曰有客至請備蔬食俄而奘至神異

之迹多此類也正諫大夫明崇儼者道術之士謂人曰
萬迴神僧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
甚至褻黷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驅出叟帝入
反扃其戶悉如常人更無他重撫背曰五十年天子自
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
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睿宗在邸時或遊行
人間迴于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
處信宿間帝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乃睿宗第二子

也天后曾抱示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也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后熱可炙手道路懼馬迴望車騎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禍滅及之帝愈知迴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勅于集賢院圖形焉暨迴垂卒而大呼遣求本鄉河水門人徒侶求覓無所迴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衆于階下掘井河水湧出飲畢而終迴宅坊中井皆鹹苦唯此井甘美後有假託或稱小萬迴以惑市里多至誅死

馬至于終後右常侍徐彥伯為碑立閩鄉玉澗西路矣
系曰日行萬里非人必矣為鬼神邪為仙術邪通曰觀
行知人迴無邪行非鬼神也無故作意非仙術也此得
通耳故智度論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
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沒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
中迴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號如意通矣瑜伽論神境
同也云或羅漢有大堪能現三神變焉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

釋道鑒姓馮氏吳郡人未知從來而居歷下靈巖山寺
蹤跡神異不測僧也元和中馮生者亦吳郡人也以
明經調選未捷因僑寄長安一日見老僧來詣馮居謂
之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還僅于歲餘遂注擬作尉于
東越方務治裝鑒負錫來告去馮問師去安所詣乎鑒
曰吾廬在齊州靈巖之西廡下薄遊神京至今正十年
矣幸得與子遊今歸舊所故來相別然吾子尉于越鄉
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馮諾之曰謹受教矣數

日馮出關東之赴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訪之時一僧在庭馮問道鑒上人廬舍安在僧曰此寺無道鑒馮疑異默而計曰鑒公純直豈欺我乎于是獨遊寺中行至西廡下忽見壁畫一僧與鑒師貌同馮大驚嗟鑒師果異人歟且能降神與我交久之視其真相旁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有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謬矣一說蘇州西去城二十許里有靈巖山

寺西北廡下畫沙門形云是梁天監十五年作進方居士狀經過山寺寓過宵宿而于僧厨借筆硯僧衆皆不留意詰旦僧徧搜索而亡有客見殿隅畫一梵僧面骨權奇膚色皴黑眉長且垂眸子電轉背間青白昂鼻方口張唇露齒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麤納袈裟臂環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遠近咸格有焚香禮歎者有請福禳灾者或于晴夜殿中析窻聞有行道之聲由是鳥雀不敢汙踐簷楹之間矣然則

鄉人謂之靈巖和尚或云靈巖聖僧嘗見形謂一老姥曰貧道好食艾粽疑是聖者翌日持簞入殿供養乞今年別三月三日民競送之以菰蔣葉角黍米淪之吳人謂之艾粽也唐先天二年陸魯公子疾醫工未驗公憂慮增劇門遇一僧分衛屈入遂索水噐含嚙之即時病間魯公喜贈物頗豐了不迴視遂問和尚居處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吳縣西靈巖寺郎君為官江表望入寺相尋斯須已去未久調補尚書刑部郎續遷桂州廉使

常念當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蘓入靈巖寺覓焉乃說其
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陸盡日徘徊不忍去忽于殿
中見聖者形曰往年療某者此僧也寺僧說其由致通
感難知陸捨錢數萬備香火之資却留旬日供養方去
又寺中淨人每于像前占燭燈添油助燼意盜油塗髮
耳居無何其髮焦卷而墮旁人勸令禮懺別買麻膏增
炷平復如初又武宗將廢佛教也近寺有陸宣者夢聖
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來相別且歸西天去也宣急

命畫工圖寫真貌至會昌五年毀拆寺宇方知告別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灾爾時彌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繒帛之物百姓徬徨莫能為計時民人吳延讓等率耆艾數十百人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蟲飛越境焉乾符五年寺衆當詣闕乞鐘歸寺差僧選日登途聖者先入右神策軍本局預陳囑託及正請鐘僧到見司吏怪問數日前有僧來云諫蘇州靈巖山寺其僧曰某行無伴侶後右軍胥因事遊吳見壁畫云此是七月

中曾來司內計會鐘僧也然吳中極彰靈異且不測厥
由曾有梵僧來禮畫像云智積菩薩何緣在此歎嗟彌
久而自此號智積應身也

系曰同異之說史氏多之今詳寺曰靈巖僧畫像此為
同也州曰歷下姑蘇遇者曰陸與馮此為異焉斯蓋見
聞不齊記錄因別也原夫聖人之應身也或南或北或
漢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質故令聞見必也有殊
復使傳揚自然多說譬猶千里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

時邊旁雲物狀貌有異耳既是不思議應現矣則隨緣赴感肆是難同可發例云所傳聞異辭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

釋慧昭未詳何許人其為僧也性僻而高恒修禪定貌頗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與人交言且不馴狎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餘者云昭居此六十餘年其容貌無異于少時昔日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陳廣者由孝廉調為武陵官而酷好

浮圖氏一日因詣寺盡訪諸僧昭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乎廣愕然自揣平生不識此僧何言來晚乃曰未嘗與師遊何責遲暮昭曰此非倉卒可言當為予一夕靜話方盡此意廣甚驚異後時詣昭宿因請其事昭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于史氏先人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予良招集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

方仕于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徒與沈彥文為
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多聚賓客
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
門下及叔陵被誅吾懼不免因皆銷聲匿跡於林谷拾
橡栗而食掬溪澗而飲衣一衲褐雖寒暑不易以待所
憂之所定無何有一老沙門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奇
當無疾耳彥文再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
服吾藥亦無所補遂告別將去復謂我曰塵俗以名利

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恭納其言自是不
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
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井塞結綺基頽文物
衣冠蕩然而盡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一人無良已
至于是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又聞後主及諸王皆入長
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關中吾長沙王之故
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往瓜州則徑往就謁長沙王長
于綺紈而早貴盛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

妃酣飲吾與沈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漉泣而起乃
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乎吾自此且
留晉昌氏羌之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亡吾因
剔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
容體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
安時唐高祖已有天下建號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
京洛或遊江左至于三蜀五嶺無不住焉迄今二百九
十年矣雖烈寒酷熱未嘗有微恙貞元末于此寺夢一

丈夫衣冠甚盛熟視乃長沙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于此郡師其念之乃問之曰王今何為曰冥官極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夢覺因紀君之名于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于郡人尚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也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再拜願執

屢錫為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也至太和初廣為巴州掾于山南道路逢昭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師為物外之遊昭亦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將曙廣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廣茫然若有所喪神情沮敗自是盡不知所往也然則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時歲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昭言如合符契焉

系曰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測後未可涯與夫
賓頭羅睺尊者一貫胡不念恩地之裔孫邪通曰神仙
隔一塵猶未可與之遊且廣是具縛凡夫昭為度世上
士飛鳶與淵魚蹤跡相遠此何怪歟

唐岸禪師傳

釋岸禪師并州人也約淨土為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
勤無缺微有疾作禪觀不虧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于
空中持久不滅岸名境內畫人無能畫者忽有二人云

從西京來欲往五臺自樂輸工畫菩薩形相續事畢贈
鞵二緡忽隱無蹤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云吾今往
生誰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乃令往辭父
母父母謂為戲言而令沐浴著淨衣入道場念佛須臾
而終岸責曰何得前行時岸索筆讚二菩薩曰觀音助
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
刹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述讚已別諸
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吾念佛端坐而終春秋八十時

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

釋後僧會者本康居國人也以吳赤烏年中謁大帝初
吳人未識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析舍利已令帝開悟
末主天紀四年會尸解真身隱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見
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
而瘦露竒骨真梵容也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
詰其厥由罵而驅逐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

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躡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青
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衆議
偃其靈軀寘于窀穸人力殫矣略不傾移雖色身堅牢
而殭事膠漆遷于勝地別立崇堂時越人競以香華燈
明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
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人不堪
其淹穢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領
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蹤跡李

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事訖便謁靈跡
認于時言者則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正婦夜
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
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厄之僧自爾民
間多就求男女焉屬會昌毀永欣也唯今大善獨留號
開元矣遂移會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後有曇休律師為
會別創堂宇廣其供具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
人多以芒屨油繡上獻感應膺靈各越人家不可周述

今號超化大師從永徽至今未嘗闕其供施焉沙門虛受為碑紀述焉

系曰蔡邕是張衡後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驗皆昭晰理且弗虛至于聖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見無方僧會捐世既遐唐來化越立逝屹然異中之異苟非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孰能預于是乎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傳

釋道英不知何許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

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院焉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饑虛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皇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來不無故悞其如滅東周絕姬祀或責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懺度唯以赦宥矜恤惇獨塞之終為未補以福少罪多受

對未畢今此一食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為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餘人不相見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簡公將獻深有所愧垂去謂英曰甚感此行傷費饜飫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以其銳上而高大是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墓耳英曰往遭赤眉開發何有物

來曰賊取不得英曰貧道非發丘中郎是出家人無用物所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終畢

唐京兆法秀傳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寺遊于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夢人云將手中袈裟各五百條可于迴向寺中布施覺後問左右并云無迴向寺及募人製造巾衣又徧詢老舊僧俗莫

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報云我知
迴向寺處問要何所須并人伴等答曰但費所施物名
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
山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碾石一具
驚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費香再三
致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漫咫尺不辨逡巡開
霧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剎飛天矯之幡樓
直觚稜之影少選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而懸巨榜曰

迴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而聞鐘磬唱
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迴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
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巾
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衣服坐席似有所
適者既而却見老僧若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
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
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
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已曰此是將來

權代汝主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胡名磨滅王其一
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
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即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
當迴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中與汝主自收也秀禮拜
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則不復見寺矣乃
持手中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
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
山之禍秀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

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迴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詣迴向寺燕師
命使尋竹林聖寺此三緣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
作同截鶴續鳧否通曰聖人之作猶門內造車門外合
轍雖千萬里之遠事亦符合者蓋無異路故如樵子觀
仙棊爛柯非止王質有多人遇棊且姓名不同為爛斧
柯者不一今送衣入聖寺多者亦如此也

唐滑州龍興寺普明傳

釋普明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談禪法舉權
玄微莫可測其沈寥之高遠歟大厯初年受胙縣人請
居阿蘭若學者螳聚塵中往來白衣禮而施之日以千
計或一覩相自然懲忿室慾食甚懷音沿善革惡以歲
計無央數也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賈耽者本謫仙也
優游道學率略空門纔覩明也若羊祜之識舊環蔡順
之見慈母焉降心延請住州寺迎引傾郭巷無居人由
是為人說法雖老不疲行疾如風質貌輕壯以貞元八

年壬申閏十二月十日囑付門徒奄然坐滅生年或云
三百歲以其年百歲者見之顏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
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堅固圓明羣信于明所居禪庭立
塔一所後遷座于塔下馬明亡之後十年王師西征安
靜邊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覘獫狁深入異域巡邏
者多乃晝伏夜動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見明在前導
若老馬之先驅馬及抵漢城忽然不見歸州就塔作禮
遐邇傳之

宋高僧傳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九

宋 釋贊寧 撰

感通篇第六之二

正傳二十一
人附見八人

唐嵩嶽破竈墮傳

釋破竈墮者不知何許人也天后之世叅事嵩嶽安禪
師號老安是歟通徹禪法逍遙弗羈恒理求而不見其
前別塗取而莫趨其後嘗遇巫氏能與人醢竈被襪若

漢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竈可以致物同也凡其鮮奏之時往往見鬼物形兆閭里迭畏傳于衆多殺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竈乃播蓋擁之秘而罕覩焉揚子所謂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時墮詣之始勸巫者終為神說法已告云我聞師教決定生天乃現其形體辭且曰蒙師提耳獲益彌深得生殊勝天言訖而隱其竈即神祠也隨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邇驚駭此師素不稱名由此全取他名號破竈墮也

唐嵩嶽間居寺元珪傳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稟氣英奇寬裕閑雅既緣宿習乃誓出家于永淳二年遂登滿足乃隸名閑居寺以習毗尼雖勤無懈執律唯堅後悟少林寺禪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于巖阿時有我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謂而至曰師寧識我邪珪

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
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于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
能生死于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
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
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嶽神稽首再
拜曰我亦聰明正直于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辨
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
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

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
焚香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
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虚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
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
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
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
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謂此也

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
力能珪曰如是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
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
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
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
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于萬物則羅欲
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
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

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無我孰能戒
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
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啟跪頗恭曰可得聞
乎曰汝能候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
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
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
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
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

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
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
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
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
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
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
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
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

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于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復碧靄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寢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

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
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
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而
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
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累門人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
遂營塔于嶽之東嶺影堂存于本院後十二年告成縣
尉許籌追珪之德為記焉

唐廬江瀾山天柱寺惠符傳

釋惠符姓戚氏越州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氣過人角
力馳逐無能及者然其任俠且厭在家忽投香巖寺矯
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鍊行孤標每夜沿山據草
座安禪不動復研尋經論見潛縣之霍山昔漢武嘗徙
南嶽之祭于此極成勝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棲神乃結
菴居焉無幾有巨蛇張口毒火焱焱符徐語之曰汝尋
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運業通來為受戒斯
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來求出家符為之落髮

披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具以實對辯符云
若私度有憊甘聽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縱之符凡見瘡
癰膿流皆呪之則差至開元十八年無疾而終乃從火
葬見骨節有相連之狀焉

唐長安西明寺惠安傳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神龍中遊于京師抑多先見時
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
有甚惡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禳去休璟素知安

能厭勝諾而拜之安曰更無他術但奉一計耳豈非注
擬官品出乎陶冶中請選一有才幹者用為曹州因得
張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官贊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
犬可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到任銳意精求得二犬如
其所求以獻之休璟大悅召安視之曰極善後旬餘安
却來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警備遂留安宿是夜休
璟坐于堂之前軒命左右十數輩執弧操矢立于榻之
隅休璟與安共處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禍免

矣可以就寢休璟喜而謝之遂撤左右俱寢迨曉安呼
休璟可起矣問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尋其跡至園中
見一人仆地而卒視其頸有血焉蓋為物所啗者又見
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一人袒而匿身体璟驚且詰之
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欲害相
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為所啗既殞某藏匿無地
天網所羅為犬蹲守今甘萬死且命縛之曰此罪固當
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于人耳乃釋之賊拜泣而去休

環拜謝安曰非吾師不然死于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國之福豈所能為哉又休環表弟盧昉在荆門有術士告之曰君將有灾當求善禳厭者或能免矣軫知安奇術清行為時所重致書于休環安即與一書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江陵而軫已卒其家開其書徒一幅空紙焉殊無一字休環益重之後數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靜傳

徐果師

釋安靜本西域人也開元十五年振錫東遊至定陶直

問丁居士何在鄉人報之曰終已三載葬在郊外且曰
是人也乃在家菩薩專勤梵行嘗禮事嵩山普寂禪師
云已得甚深法將終合掌跏趺而坐儼然而絕曹城諸
寺院鐘磬不擊自鳴也靜至墳所躬自發之時五色雲
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鑲可五丈許鏗
然響亮擲杖頭而行別樹塔重築衆咸驚嘆少頃靜瞥
然滅沒焉

系曰有情遺骸引因踐果也凡夫身中節不相至十地

菩薩骨節解盤龍相結佛則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鈎鑠形則超凡夫未階十住此乃八臂那羅延身骨節頭相鈎是歟證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謂渾不可謂為砂也含玉之石之謂璞不可謂為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雲寺有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先為衛元嵩是難測之士坤維間往往有人謂之徐果師徐姓也果

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福州鐘山如一傳

釋如一不知何許人也開元末為僧典牀座俄有僧徧身瘡疥衣服繼縷巡繞寺中僧衆覩之無不厭惡唯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度夏夏末辭去一問去何所答曰歸菴中又問菴在何也只在大乘寺東一曰某日前方自彼來勿見菴處曰不信但來相訪某兩日後專來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

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迴首見悉是巖石方知聖寺耳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唐西域三名傳

釋天竺三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草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其日僧必歷寺連名請至韋氏家僮患其長一人甚怒之以樊席坐于庭

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意請衆僧祝願焉
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
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吾
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君固問之
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為蜀丞
相君所知也緣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為蜀
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劔門與此子為善友既知其
生于君門吾不遠而來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

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為字又單字武也張鎰出為鳳翔隴州節度奏臯權知隴州及鎰為李楚琳所殺牛雲光請臯為帥朱泚不得已用臯為鳳翔帥德宗置奉義軍節以旌之續加禮部尚書興元中駕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貞元元年為成都尹代張延賞到任和南蠻并戰功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進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

臯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于淨衆寺神會禪師在蜀富貴僭差重賦歛時議非之然合梵僧懸記焉

唐京兆抱玉傳

釋抱玉者行業高奇人事罕接每言來事如目擊焉見釋子大光而誨之曰汝誦經宜高揭法音徹諸天傾聽必得神人輔翼後皆符其記荊京邑歸信千計每夕獨處一室闔扉撤燭嘗有僧于門隙間窺其所以見玉口中出慶雲華彩可愛後年可九十許而終終時方大暑

而尸無萎敗宰臣第五琦與王相善及終臨喪頗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隨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刺史寶應初入為太子賓客至京尹王皆預言榮貴輒相半皆如其言刻意歸信焉

唐號州閩鄉阿足師傳

釋阿足師者莫詳出處形質癡濁精神魯然時有所言靡不先覺雖居無定所多寓閩鄉以其踵法雲公之塵

躅憧憧往來爭路禮謁檀施山積曾無顧瞻人有隱憂
身嬰所苦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家翁張
臻者產業且多財貨增溢少子息臻恒懼錢帛身後無
嗣後產男既愚且蠢手足拳攣語言蹇澁唯嗜飲食殆
與平人有異口如溪壑終日無厭年可十七父母鍾愛
縱其須索迎醫求藥不遠千里數十年後家業罄窮或
有謂臻曰阿足師其實寶誌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
救其疾乃夫妻來抵闕鄉叩頭投淚告其拯拔阿足瞑

目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數年憫汝勤拳為汝除去即令選日于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領引其男赴于道場時衆知阿足奇異觀者如堵少選指呼壯夫三數輩叱曳其子令投諸河隨急流而逝臻且哀且驚莫測其由阿足語臻曰為汝除灾訖良久其子忽于流數十步外聳身水面戟手罵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紛儻或不然未期畢日挺身高呼辭理分明都無癡濁之狀須臾沉水不知其他

金剛經疏 卷十九
阿足由茲傳播歸信之人如就市馬所行化導皆此類
矣蓋大厯建中中也迨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勅謚為
大圓禪師至今陝號之間猶崇重焉

唐天台封干師傳

木湏師寒
山子拾得

釋封干師者本居天台山國清寺也剪髮齊眉布裘擁
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
無他語樂獨舂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
門衆僧驚懼口唱道歌時衆方皆崇重及終後于先

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調士庶見之無不傾
禮以其躡萬迴師之後微亦相類風狂之相過之言則
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
多于僧厨執爨爨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亦甚
顛狂糾合相親蓋同類相求耳時閭丘胤出牧丹丘將
議巾車苦頭疼甚醫工寡效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
來謁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吮水噴
之斯須覺體中頗佳閭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之

吉凶曰到任記謁文殊閭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
厨執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封干禪師
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封
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闌無人止有虎豹時來叱哮吼耳
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
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
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嘆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
圍爐之狀閭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吒後執閭丘手褻之

若櫻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攜手出
松門更不復入寺焉干又嘗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問
曰莫是文殊否翁曰豈可有二文殊干禮之未起恍然
失之

次有木湏師者多遊京邑市鄺間亦類封干人莫輕測
封豐二字出沒不同韋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閭丘序三
賢作豐稔之豐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

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于寒巖幽窟中
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
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
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
謾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
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
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閭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
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減或

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
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
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
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
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
僧道翹尋其遺物唯于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
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諷誦後曹
山寂禪師注解謂之對寒山子詩以其本無氏族越民

唯呼為寒山子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句歷然
雅體今巖下有石亭亭而立號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行山至赤城道側仍聞兒啼
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
云無舍孤棄于此封干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
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
于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樂而食復呼憐陳如曰小果
聲聞旁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

其堂任且令厨内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
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
鳥所取狼籍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
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
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
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
賢士又于寺莊牧牛歌咏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
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

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
此羣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三僧法號
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
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于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
偈詞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遊遨京室知閭丘寒山拾得俱睿
宗朝人也奈何宣師高僧傳中閭丘武臣也是唐初人
閭丘序記三人不言年代使人悶焉復賜緋乃文資也

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閭丘也又大為祐公于憲宗朝
遇寒山子指其泐潭仍逢拾得于國清知三人是唐季
葉時猶存夫封干也天台沒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
而元和逢為年壽彌長耶為隱顯不恒耶易象有之小
狐汔濟其此之謂乎

唐成都淨衆寺無相傳

智說
禪師

釋無相本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于本國正朔
年月生于郡南寺落髮登戒以開元十六年泛東溟至

于中國到京玄宗召見隸于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
說禪師有處寂者異人也則天曾召入宮賜磨納九條
衣事必懸知且無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來之賓明
當見矣汝曹宜洒掃以待間一日果至寂公與號曰無
相中夜授與摩納衣如是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
二交角盤礴于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
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為度忽雪深
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

從頭至足覓巾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捫虎鬚毛既而
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後來
入城市晝在冢間夜坐樹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漸見
重為構精舍于亂墓前長史章仇兼瓊來禮謁之屬明
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殿供禮之時成都縣令楊翌疑
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
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
簾卷幕楊翌叩頭拜伏惴而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

所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菩提寧國等寺外邑蘭
若鐘塔不可悉數先居淨衆本院後號松溪是歟相至
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
國新為王矣懼其却迴其位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
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
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
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于
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

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
柏曰此樹與塔齊寺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樹正與塔等
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
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
無疾示滅春秋七十七臨終或問之曰何人可繼住持
乎乃索筆書百數字皆隱不可知諧而叶韻記荊八九
十年事驗無差失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
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

興釋氏其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方到
明日方欲為齋辰去迎取已時已至推挽之勢直若飛
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
形爾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
頗鹹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鐘也變異如此一何偉哉後
號東海大師塔焉乾元三年資州刺史韓泐撰碑至開
成中李商隱作梓州四證堂碑推相為一證也

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
為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湮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
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
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枚胡太后永
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
甍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
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
焚塔俱盡白雨傾澍旁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

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東海海豈納煨燼耶通曰五行爲物亦七大性可弗周徧法界乎順則相生逆則相害雖逆順各時與法界同其分齊證知唯有識耳且天仙鬼物與人相反殊勝諸天則定果宮殿神仙則附物變化鬼神則歆其食氣質礙之流火化則得受用也凡塔刹嚴麗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陳重雲殿天火焚東海人時見殿影焉又近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

閣為天火焚朗州守此夜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人舁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懷信見劉隱之夢信不可測之僧也

唐陝府辛七師傳

釋辛七師者不顯出家之號時姓氏行次呼之既熟人耳更無別名體焉實陝人也始為兒時甚聞謹肅不嘗狎弄少即老成其父為陝郡守觀七師之作為謂其母曰是子非常兒孺善宜護養之年甫十歲迴知佛法可

以宗尚凡經卷冥然分其此華此梵都不緣師教及鍾
茶蓼陟屺之痛愈深雖親屬勸勉益加柴毀先是郡城
南有瓦窯七所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
迹尋之見其入窯竈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家僮
驚就問無言懼而徒步次窺一窯復見七師同前相狀
如是歷徧七窯一一見其端坐發光是以陝服之人重
之若神遇之羅拜焉

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

釋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為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
知因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聖安國寺中居住出入
無拘檢見本寺修營殿閣未就有越國公主降滎陽鄭
萬鈞雖琴瑟相諧而數年無子和因至公主家鈞焚香
灑掃以待之主拜跪歸向鈞祈告之曰某自叨選尚願
得一子為嗣唯師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遺我三千足
絹主當誕二男鈞勤重如聽佛語出絹如所求施之和
取付修寺殿閣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

為公主作兒所憂者公主不能併妊二子乎為辨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後誕之果如其言歲初年末各生之矣長曰潛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後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間傳揚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輕議哉

唐揚州孝感寺廣陵大師傳

釋廣陵大師者維揚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間競呼廣陵大師也形質寢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狀與屠沽輩相類止沙門形異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總裘厚重可知盛

暑亦不暫脫蚤虱聚其上倚寓孝感寺獨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或狂悖性發則屠犬彘日聚惡少鬪毆或醉卧道旁揚民以是惡之貞元中有一少壯素以力聞嘗一日少壯與人賭博大師大怒以手擊碎博局少壯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于是索少壯鬪擊觀者圍市千數少壯為大師所困迸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于稠人廣衆中自負其力往往入闌闌間剽奪人錢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

拒後有一耆年僧召大師誡勅之曰汝胡不謹守戒法
奈何食酒肉屠大豕彈抄市人錢物又與無賴子弟鬪
競不律儀甚豈是僧人本事耶一旦衆所不容執見官
吏按法治之何處逃隱且深累佛法大師怒色對之曰
蠅蚋徒喋羶腥爾安知鴻鵠之志乎然則我道非爾所
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豈同爾齷齪無大度乎耆年且
不能屈後一日自外來歸入室閉戶有于門隙覘之見
大師坐席放神光自眉間晃朗照物洞然觀者驚報少

頃寺僧奔至瞻禮稱歎或有憾悔曾謗之者或有彈指
讚詠之者明日羣僧伺候大師出焚香致禮及開戶瞑
目如入禪定已長往矣自此廣陵人寫貌供養號之為
大師焉

唐南嶽山明瓚傳

釋明瓚者未知氏族生緣初遊方詣嵩山普寂盛行禪
法瓚往從焉然則默證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尋于衡嶽
間居衆僧營作我則晏如縱被詆訶殊無愧耻時目之

懶僧也一說伊僧差越等夷或隨衆齋食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彌陀佛應身未知何證驗之一云好食僧之殘食故殘也

殘上聲呼

或隨逐之則時出言語皆契佛理

事迹難知天寶初至南嶽寺執役盡專一寺之上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也如是經二十年相國鄴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隱南嶽而潛察瓚所為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谷李公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瓚曰經音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

潛往謁馬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
賊我李愈加鄭重唯拜而已瓚正發牛糞火出芋啗之
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
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極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
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數牛縻絆而挽之又
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術瓚
曰奚用如許繁為我始去之衆皆大笑瓚遂履石而動

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禮而踴躍一郡
呼為至聖太守奉如神明瓚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
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瓚曰授我一小簣為爾
驅除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梃皆躡
後以觀之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瓚既去矣虎亦絕蹤
矣李鄴公于天寶末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
會泌自嵩穎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樞務權逾宰
相判廣平王府司馬事肅宗曰卿為朕師友今父子三

人資卿道義尋為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懼乞遊衡嶽
詔許之絕粒數年遂見瓚焉後終居相位一如瓚之懸
記矣勅謚大明禪師塔存嶽中云

唐簡州慈雲寺待駕傳

懷一

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也沖孺出家作為詭異其
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鍊行精進時號頭陀及玄宗
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為僧至是待駕得度具言信矣駕
去縣邑二十里開筵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絕

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劒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
李氏勅賜與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
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石城山乃悟山神扈
衛之意遂改雲頂為慈雲寺也駕後卒于此寺又福州
楞伽寺釋懷一景龍中銳意于愛同寺東造精舍相度
地形無水濟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擊鬪于地一異之
命工穴深尺餘甘泉沸湧此後伏臘而無加耗寺中每
有休咎必暫減耗候以知之風俗謂之靈泉焉以永泰

二年歸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題寺額上首曰智恒次
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為碑紀德襄州節度使于頔書
馬

唐福州愛同寺懷道傳

智恒

釋懷道邁德高情慈忍濟物思乎達法恒爾遊方凡遇
通人卑禮求益及還鄉之日禮佛勤劬收舉坐具獲珠
一顆後置于文殊塑像額心安之其珠圓瑩且異蚌胎
又冥然降舍利骨尋分于南澗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

子僧常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領降于塔中不知其來此蓋道修鍊之心感于冥理也後滑臺守李邕著碑文并書相次智恒繼居法華院即懷一弟子也道行與師相埒卒後禮部侍郎劉太真作碑頌褚長文書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齊化于閩俗無不重焉

唐昇州莊嚴寺惠忠傳

寂圖

釋惠忠俗姓王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

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
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
配莊嚴寺志節高簡為時輩為推聞牛頭山威禪師襲
達磨蹤得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
因為說法頓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
入室付法傳燈并委山門之事遂出鄜聚忠即繼踵茲
峯夙夜精勵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
鐺衆味同煮用畢懸于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

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非一州牧明
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
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
修葺遂于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
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
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競銜桀遷寓他樹合郭道
俗觀者如堵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上
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

日至以大厯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
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
故水出遠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
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
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
夕咸見白虹直東西貫于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
聲數日方止岳牧韋公損聞而哀愴遣使贈賻并令上
元令劉君備威儀送歸山于時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

絕涼八日神樞出纖塵不飛又有羣鶴徘徊輦上送至
山門瘞後數日墳內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國法
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圓細如珠光彩瑩徹遠近道俗
有恨無所尅獲咸于焚身處煨燼中至求凡百千人皆
得舍利故知法身圓應感物無窮聖力潛通光騰千古
門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徑寸儀容
殊偉驚頷龍腮神氣孤拔色如金聚含光玉潤若梵僧
所居帳幃弗張蚊蚋不犯曾居蘭若幽棲松竹深邃嘗

有虎鹿並各產子馴遶人室曾無懼色開元二十七年
上元令長孫遂初脫略異聞躬造山詢驗及到山半猛
虎當路咆哮遂乃驚怖莫知所為忠聞出林曉諭虎因
寢聲伏于林中遂恐懼合掌禮謝而迴忠又向吳郡具
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擬伐之威大師曰勿翦
惠忠還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還其藤重茂矣
又昔有供僧穀倉在莊夜有強盜來竊之虎乃吼喚逐
之盜棄負器而逃其類夥多良難驟述忠著見性序及

行路難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鄴中釋圓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尋初從嵩山見老安禪師道契相符莫測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計終歲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節度使嚴綬傾心供養亦號無生和尚焉

唐洛京天宮寺惠秀傳

釋惠秀俗姓李氏今東京陳留人也出離塵垢慕尚逍遙初以戒律師躬後以禪定為務于荆郢之地叅問祖師既了安然迴依洛邑天宮寺也屬則天頻幸神都而

秀道聲聞于后聽屢詔入禮重其于懸記未然事合同符契長安中往資聖寺唱道化人翕然歸向忽誠禪院弟子令滅燈燭有白秀曰長明燈可留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云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鐘樓遭焚又有一寺經藏煨燼殊可痛惜時衆不喻其旨至夜遺火佛殿鐘樓經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預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時曾與諸王俱請問法從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謹掌此笛後

有要時當獻上也及受睿宗傳禪弟子達磨等方悟其
言取笛以進帝悅先知迴賜豐厚秀偶示微疾告誡門
人奄然歸寂享年一百歲燕國公張說素所歸心送瘞
龍門山道俗數千人奔會悲悼焉

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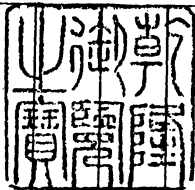
釋惟忠少孺為僧勵精自行在乎羣等莫不宗焉出家
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
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自廬阜辭遠公法兄誓化

岷蜀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刀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
驚奔僊仆隋開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
武德中忽有枯查沿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
觀中竇軌為長史劔門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
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
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
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而獲一巨蟹身足二尺餘
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灾禍

矣忠于天寶中于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為霆震拔其塔
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因測厥由忠
乃叩搥于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
塔心柱邪是知庶女抖而雷擊景公臺誠有所感一日
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觀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
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
之感物也若此會昌圻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
光滿空向西飛去蜀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于半

天馬又此寺有大棗樹將毀寺之年其樹枯悴及大中再置其棗重榮也忠後終寺

系曰教法興替得非數乎數算已定晷刻弗移如其會昌之前舍利預飛棗樹先瘁是知當替數之彊興數必弱興不勝其替矣大中之興替不勝其興矣若不為四相之遷非繫興替之數也教法是有為之法詎免遷流者乎吁



宋高僧傳卷十九